



汉德双语

Wir Drei

Yang Jiang

...

我们仨

杨绛
著

[德] 莫宜佳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汉德双语

Wir Drei

Yang Jiang

...

我们仨

杨绛
著

[德] 莫宜佳 译

京权图字：01-2016-0587

German translation copyrights@2012 by OSTASIEN VERLAG, Germany.
German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STASIEN Verla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仨：汉德对照 / 杨绛著；(德)莫宜佳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1 (2016.12重印)

ISBN 978-7-5135-7064-0

I. ①我… II. ①杨… ②莫… III. ①汉语-德语-对照读物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H33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7657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金辉
执行编辑 贾晓光
装帧设计 泽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6
版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4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7064-0
定价 60.00 元

购书咨询：(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270640001



抗戰勝利後. 約1946年. 攝於上海

Shanghai, um 1946, nach der Niederlage Japans



1950年清華校庆日，攝於清華大學新林院宿舍。我家住這宅房子的西側，小門內是我們三人的臥室，窗內是客廳。我抱的是小貓“花花兒”，剛滿月不久。陽台下是大片空地。

Aufgenommen 1950, am Gründungsfest der Tsinghua-Universität, vor dem Xinlin-Gebäude der Tsinghua, in dessen Westflügel sich unsere Wohnung befand. Die kleine Tür führte zum Schlafzimmer von uns dreien, hinter dem Fenster war das Wohnzimmer. Auf dem Schoß halte ich das gerade einen Monat alte Kätzchen „Huahuar“. Unterhalb des Balkons war freies Gelände.



1980年，錢瑗在英國 Lancaster 大學進修二年後
回家，在國外學會烹調，正做了拿手菜孝敬父母。

Aufgenommen 1980, nach der Rückkehr von Qian Yuan aus England, wo sie an der Lancaster University zwei Jahre ein Aufbaustudium absolvierte. Im Ausland hatte sie Kochen gelernt und gerade für ihre Eltern einige Spezialgerichte bereitet.

介绍Monika* 翻译的《我们仨》

钱锺书最欣赏Monika的翻译。他的小说有多种译文，唯独德译本有作者序，可见作者和译者的交情，他们成了好朋友。她写的中文信幽默又风趣，我和女儿都抢着看，不由得都和她通信了。结果我们一家三口都和她成了好友。

我女儿和我丈夫先后去世，我很伤心，特意找一件需我投入全部身心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因为这种悲痛是无法对抗的，只能逃避。我选中的事是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Monika知道了我的意图，支持我，为我写了序文。她怜我身心交瘁中能勉力工作来支撑自己，对我同情又关心，渐渐成了我最亲密的一位好友。

Monika不是一般译者，只翻译书本。她爱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朋友。她交往的不仅有知识分子，还有种地的农民，熟识的也不止一家。她知道农家的耕牛是一家之宝，过年家家吃饺子，给家里的耕牛也吃一大盆饺子。她关注中国人民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我熟悉的只是知识分子。至于学问，我压根儿不配称赞。单讲中国文学的水平吧，我嫌钱锺书的《管锥编》太艰深，不大爱读，直到老来读了好多遍，才算读懂。Monika读后就出版了《管锥编和杜甫》，当时钱锺书已重病住入医院，我把Monika这本书带往医院，钱锺书神识始终清楚，他读了十分称赏。

* 即本书德文译者莫宜佳(Monika Motsch)，生于1942年，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编者注

我只爱阅读英、法、西班牙等国的小说、散文等；即使是中文小说，我的学问也比不上Monika。她对中国小说能雅俗并赏，我却连通俗小说也不如她读得广泛。因为我出身旧式家庭，凡是所谓“淫书”，女孩子家不许读，我也不敢读。她没有这种禁忌，当然读得比我全面了。这是毫无夸张的实情。

我早年有几本作品曾译成英语、法语。在国外也颇受欢迎。我老来不出门了，和以前经常来往的外国朋友绝少来往。梦想不到的是钱锺书早年朝气蓬勃的《围城》，和我暮年忧伤中写成的《我们仨》，今年同在Frankfurt书展出现！这是Monika的荣誉，我们夫妇也与有荣焉。因为我们两个能挨在一起，同时也因为译文同出于Monika的大手笔。希望德国读者在欣赏Monika所译《围城》的同时，也同样喜欢《我们仨》。

杨 绛

2009年5月31日

目录

介绍 Monika 翻译的《我们仨》 VII

我们仨

第一部 我们俩老了 3

第二部 我们仨失散了 5

（一）走上古驿道 5

（二）古驿道上相聚 13

（三）古驿道上相失 22

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35

附录一 337

附录二 351

附录三 369

附录四 376

Inhaltsverzeichnis

Vorwort zur deutschen Übersetzung	115
Vorwort der Übersetzerin	117
Danksagung	136

Wir Drei

Teil 1: Wir beide sind alt geworden	137
Teil 2: Wir Drei haben uns verloren	139
1. Die ersten Schritte auf der „Alten Poststraße“	139
2. Wiedersehen auf der Alten Poststraße	153
3. Wir verlieren uns auf der Alten Poststraße	167
Teil 3: Allein erinnere ich mich an das Leben zu dritt	189
Anhang 1	337
Anhang 2	351
Anhang 3	369
Anhang 4	376

我们仨

第一部 我们俩老了

有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我和锺书一同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太阳已经下山，黄昏薄暮，苍苍茫茫中，忽然锺书不见了。我四顾寻找，不见他的影踪。我喊他，没人应。只我一人，站在荒郊野地里，锺书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大声呼喊，连名带姓地喊。喊声落在旷野里，好像给吞吃了似的，没留下一点依稀仿佛的音响。彻底的寂静，给沉沉夜色增添了分量，也加深了我的孤凄。往前看去，是一层深似一层的昏暗。我脚下是一条沙土路，旁边有林木，有潺潺流水，看不清楚溪流有多么宽广。向后看去，好像是连片的屋宇房舍，是有人烟的去处，但不见灯火，想必相离很远了。锺书自顾自先回家了吗？我也得回家呀。我正待寻觅归路，忽见一个老人拉着一辆空的黄包车，忙拦住他。他倒也停了车。可是我怎么也说不出要到哪里去，惶急中忽然醒了。锺书在我旁边的床上睡得正酣呢。

我转侧了半夜等锺书醒来，就告诉他我做了一个梦，如此这般；于是埋怨他怎么一声不响地撇下我自顾自走了。锺书并不为我梦中的他辩护，只安慰我说：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

是的，这类的梦我又做过多次，梦境不同而情味总相似。往往是我们两人从一个地方出来，他一晃眼不见了。我到处问询，无人理我。我或是来回寻找，走入一连串的死胡同，或独在昏暗的车站等车，等那末一班车，车也总不来。梦中凄凄惶惶，好像只要能找到他，就能一同回家。

锺书大概是记着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

第二部 我们仨失散了

这是一个“万里长梦”。梦境历历如真，醒来还如在梦中。但梦毕竟是梦，彻头彻尾完全是梦。

（一）走上古驿道

已经是晚饭以后。他们父女两个玩得正酣。锺书怪可怜地大声求救：“娘，娘，阿圆欺我！”

阿圆理直气壮地喊：“Mummy 娘！爸爸做坏事！当场拿获！”（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称呼，随口叫。）

“做坏事”就是在她屋里捣乱。

我走进阿圆卧房一看究竟。只见她床头枕上垒着高高一叠大辞典，上面放一只四脚朝天的小板凳，凳脚上端端正正站着一双沾满尘土的皮鞋——显然是阿圆回家后刚脱下的，一只鞋里塞一个笔筒，里面有阿圆的毛笔、画笔、铅笔、圆珠笔等，另一只鞋里塞一个扫床的笤帚把。沿着枕头是阿圆带回家的大书包。接下来是横放着的一本一本大小各式的书，后面拖着我给阿圆的长把“鞋拔”，大概算是尾巴。阿圆站在床和书桌间的夹道里，把爸爸拦在书桌和钢琴之间。阿圆得意地说：“当场拿获！！”

锺书把自己缩得不能再小，紧闭着眼睛说：“我不在这里！”他笑得都站不直了。我隔着他的肚皮，也能看到他肚子里翻滚的笑浪。

阿圆说：“有这种 alibi 吗？”（注：alibi，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我忍不住也笑了。三个人都在笑。客厅里电话铃响了几声，我们

才听到。

接电话照例是我的事（写回信是锺书的事）。我赶忙去接。没听清是谁打来的，只听到对方找钱锺书去开会。我忙说：“钱锺书还病着呢，我是他的老伴儿，我代他请假吧。”对方不理，只命令说：“明天报到，不带包，不带笔记本，上午九点有车来接。”

我忙说：“请问在什么地点报到？我可以请司机同志来代他请假。”

对方说：“地点在山上，司机找不到。明天上午九点有车来接。不带包，不带笔记本。上午九点。”电话就挂断了。

锺书和阿圆都已听到我的对答。锺书早一溜烟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阿圆也跟着出来，挨着爸爸，坐在沙发的扶手上。她学得几句安慰小孩子的顺口溜，每逢爸爸“因病请假”，小儿赖学似的心虚害怕，就用来安慰爸爸：“提勒提勒耳朵，胡噜胡噜毛，我们的爸爸吓不着。”（“爸爸”原作“孩子”。）

我讲明了电话那边传来的话，很抱歉没敢问明开什么会。按说，锺书是八十四岁的老人了，又是大病之后，而且他也不担任什么需要他开会的职务。我对锺书说：“明天车来，我代你去报到。”

锺书并不怪我不问明白。他一声不响起身到卧房去，自己开了衣柜的们，取出他出门穿的衣服，挂在衣架上，还挑了一条干净手绢，放在衣袋里。他是准备亲自去报到，不需我代表——他也许知道我不能代表。

我和阿圆还只顾捉摸开什么会。锺书没精打采地干完他的晚事（洗洗换换），乖乖地睡了。他向例早睡早起，我晚睡晚起，阿圆晚睡早起。

第二天早上，阿圆老早做了自己的早饭，吃完就到学校上课去。我们两人的早饭总是锺书做的。他烧开了水，泡上浓香的红茶，热了

牛奶（我们吃牛奶红茶），煮好老嫩合适的鸡蛋，用烤面包机烤好面包，从冰箱里拿出黄油、果酱等放在桌上。我起床和他一起吃早饭。然后我收拾饭桌，刷锅洗碗，等着他穿着整齐，就一同下楼散散步，等候汽车来接。

将近九点，我们同站在楼门口等待。开来一辆大黑汽车，车里出来一个穿制服的司机。他问明钱锺书的身份，就开了车门，让他上车。随即关上车门，好像防我跟上去似的。我站在楼门口，眼看着那辆车稳稳地开走了。我不识汽车是什么牌子，也没注意车牌的号码。

我一个人上楼回家。自从去春锺书大病，我陪住医院护理，等到他病愈回家，我脚软头晕，成了风吹能倒的人。近期我才硬朗起来，能独立行走，不再需扶墙摸壁。但是我常常觉得年纪不饶人，我已力不从心。

我家的阿姨是钟点工。她在我家已做了十多年，因家境渐渐宽裕，她辞去别人家的工作，单做我一家。我信任她，把铁门的钥匙也分一个给她拴在腰里。我们住医院，阿圆到学校上课，家里没人，她照样来我家工作。她看情况，间日来或每日来，我都随她。这天她来干完活儿就走了。我焖了饭，捂在暖窝里；切好菜，等锺书回来了下锅炒；汤也炖好了，捂着。等待是很烦心的。我叫自己别等，且埋头做我的工作。可是，说不等，却是急切的等，书也看不进，一个人在家团团转。快两点了，锺书还没回来。我舀了半碗汤，泡两勺饭，胡乱吃下，躺着胡思乱想。想着想着，忽然动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我怎么能让锺书坐上一辆不知来路的汽车，开往不知哪里去呢？

阿圆老晚才回家。我没吃晚饭，也忘了做。阿姨买来大块嫩牛肉，阿圆会烤，我不会。我想用小火炖一锅好汤，做个罗宋汤，他们两个都爱吃。可是我直在焦虑，什么都忘了，只等阿圆回来为我解惑。

我自己饭量小，又没胃口，锺书老来食量也小，阿圆不在家的日